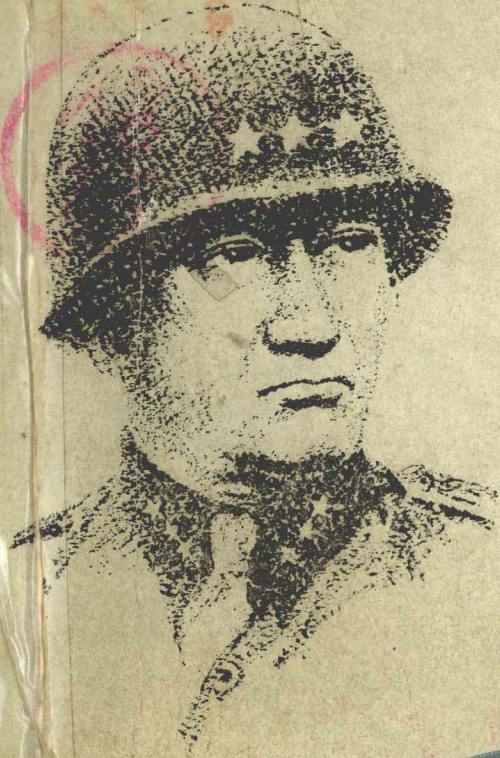




巴顿将军

上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06:1

考 验

过家鼎 校

1984年,北京

4.2171
1-201

巴顿将军

卷上

剑 卷

著者：巴顿·理查德·史密斯 [美]

译者：王德志

外 鼎泰校

78708

巴顿将军

(上下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排版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24 1/8 字数：662千
1984年4月北京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100220·1 定价：2.55元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京外, 平, 1801

译者的话

《巴顿将军》是一部传记，通过对巴顿生平的描述，给读者展现了一幅有声有色的广阔的军事画面，对于了解和研究美国建军治军、用兵作战的问题，尤其对于探索和研究美国在战争风暴席卷世界的四十年代初期的消极国防思想和在国防建设中保守与革新两派思想的斗争；在战术思想上发展进攻武器与发展防御武器的争论；盟军联合作战中统帅的选拔、战区的划分、战略目标的决定、战役布势的协调、大军的转用、军事战略与政治的关联；两栖作战中护航舰队的编组、特遣部队的编成、陆海空三军种的协同、登陆地点的选择、登陆作战的指挥；重大战役的运筹决策；调军遣将、将帅修养、参谋组织、后勤保障等问题，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从事军事和外交研究的人员一读，也可供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参考。原书文字生动流畅，也是一部传记文学作品。

《巴顿将军》的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 (Ladislav Farago)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美国海军作战部特种战争局研究室计划处处长。他有十多部著作，内容主要是有关间谍和军事历史，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畅销书《密谋策划》(Behind Closed Doors)，《斗智》(The War of Wits)(被西方誉为军事和政治谍报研究人员的指南)，《第十舰队》(The Tenth Fleet) (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反潜艇战争的重要著作)等。

由于原书较长，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作了必要的删节，并加了一些译注。全书分两卷出版，上卷的译者是王海涵、王铁利、王蜀生、邓醒愚、朱振国、李春祯、陈寿颐、张志明、黄柄、赖成梁等十同志，下卷的译者是王均、王铁利、王蜀生、杨永澄、张志军、张志明、黄柄、黄晋、赖成梁等九同志。全书由过家鼎同志校订。南京大学教师王毓华博士也校阅过其中第一至第六章。

巴顿简历

乔治·S·巴顿(George S. Patton)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勇将之一，一八八五年十一月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九〇九年六月毕业于西点军校后，被调往美国第一集团军骑兵第15团任少尉。一九一七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顿任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将军的随从，同到法国。他曾负责组训美国的第一支坦克部队，并指挥一个坦克旅参加作战，获“优异服役十字勋章”。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顿回到美国，致力于坦克的研究、发展与训练工作。但随着美国孤立主义思潮抬头，裁减军备，巴顿又被调回骑兵部队。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〇年的二十年期间，巴顿多次调动，担任过十几个不同的职务，并被送入骑兵学校、指挥参谋学校和陆军大学深造。

一九四〇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总参谋部改组，马歇尔任参谋长，起用巴顿担任装甲旅旅长，后升任装甲第2师师长，负责组训装甲坦克部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一九四二年三月，巴顿奉调至因迪奥训练中心，负责坦克部队干部的培训工作。七月，又调回华盛顿，担任美国西线特遣部队在北非登陆的组织工作。十一月十一日，率部在北非摩洛哥登陆，攻占摩洛哥后，担任驻摩洛哥总督。一九四三年三月，调到突尼斯，接任第2军军长，扭转危局，转败为胜。七月，调任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官，在英国亚历山大将军指挥下，配合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在意大利的西西里登陆，攻占巴勒莫，夺取墨西拿。巴顿为人作风粗暴，曾因两次殴打士兵引起美国军内和国内的舆论反对，在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等人的保护下才幸免撤职。一九四四年六月，盟军在

诺曼第登陆后,巴顿指挥第3集团军,在西欧战场参加一系列重大战役,因作战有功晋升为四星上将,获多种勋章。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对德战争结束后，巴顿被委任为巴伐利亚军事行政长官，因执行战后的欧洲政策与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意见有分歧，被解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曾被指定在艾森豪威尔将军不在职之时，负责指挥在欧洲的全部美军。十二月九日，巴顿驱车出外打猎，因车祸受伤，医治无效，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去世。

目 录

上 卷 考 验

第一章	罗伯特来了.....	3
第二章	现代装甲部队里的古代武士.....	40
第三章	参加骑兵.....	60
第四章	在和平的冷宫里.....	78
第五章	一次阴郁的决定性危机.....	85
第六章	在马歇尔的大树下.....	98
第七章	战争的彩排.....	106
第八章	召唤.....	138
第九章	“火炬”作战计划.....	153
第十章	驻摩洛哥总督.....	165
第十一章	迂回突尼斯.....	196
第十二章	蒙哥马利的阴影.....	223
第十三章	诞生在海上, 受洗于战火之中.....	241
第十四章	打耳光事件.....	276
第十五章	蒙受耻辱的常胜将军.....	297

附图目录

图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

附图一 1918年西线战场

圣米耶尔进攻战役(1918年9月12日)

附图二 1918年西线战场

默兹-阿尔贡进攻战役(1918年9月26日-11月11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

附图三 北非之战

盟军登陆进攻(1942年11月8日登陆-11月11日)

附图四 北非之战

突尼斯战役(1943年2月26日-4月22日)

附图五 西西里进攻战役

(1943年7月10日登陆计划)

附图六 西西里战役

盟军向墨西拿的进军(1943年7月23日-8月17日)

上 卷
考 驗

卷 上

金 卷

第一章

罗伯特来了

1942年11月7日，夕阳西下后不久，英国广播公司在其对法属北非的广播节目里，悄悄地插进了一句隐秘的暗语，这条暗语只有这么几个字：“罗伯特到来”……“罗伯特来了！”

在英国广播公司对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的广播中都穿插着这类简短的讯号，而“罗伯特到来”只不过是插进星期六夜晚节目中几十个使用密码的暗语之一。不了解内情的听众虽然对窃听到这种秘密通讯的情况感到激动而好奇，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信息预示着什么。越来越多的男女地下战士正在战争的秘密战线上同纳粹进行着斗争，但即使对他们来说，除非他们直接收到用密码发来的某些具体信息而他们又有密码本，否则他们对这些信息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许多暗语纯粹是编造出来的障眼物，在电台里播出，是为了迷惑敌人，让敌人去捕风捉影。然而有一些却是真的，是给同盟国在纳粹后方的特工人员发出的指示，要他们执行预定的作战计划。

“罗伯特到来”确实是个真的暗号。此时电台广播这个暗语是为了让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属摩洛哥的一小批反纳粹分子知道“罗伯特”终于要来解放他们的国家了。

在这个宁静而温和的星期六，法属摩洛哥的和平环境令人感到忐忑不安，这种和平是维希的人员1940年在贡比涅向阿道夫·希特勒卑躬屈膝地投降所换来的。拉巴特这座光彩夺目的白色圣洁的首府，是摩洛哥国王陛下穆罕默德五世和维希的驻节长官奥古斯特·

诺盖上校的驻地。在过去的二十八个月里，战争距离这里还很遥远，因此没有人顾虑战争会在十二小时之内突然降临在这个北非伊斯兰圣地的古老海岸。

在摩洛哥，法兰西的征服者使用了一种宽和而不引人注目的统治方式。他们派出一支二百人组成的德国停战委员会的特遣队，由希特勒手下的一位态度和蔼的总督埃里希·冯·乌利希将军指挥。他戴着单片眼镜，以外交手腕执行他的微妙职责。被派往异国他乡而滋生的厌倦情绪，使这位将军的统治变得十分松懈和懒散。他对于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这种无休止的密码暗语已经习以为常了。虽然他的报务员不停地定时进行抄收，但这些密码暗语却从未扰乱过冯·乌利希将军那舒适的日常生活。他对自己在摩洛哥这项闲差正感到安稳而心满意足，根本没有去注意这条即将把他撵走的密码暗语。

然而，在卡萨布兰卡的一个屋顶上，情况却截然不同。在一间鸽子笼似的小屋里，一位性格倔强、脸色苍白的法国青年也在监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就是“阿雅克斯”，是摩洛哥地下组织中一名最出色的报务员。他操作着秘密电台网中的一个名为“林肯”的电台，这个电台网是一批神秘的美国人在1942年建立起来的，据他们说，目的是为了准备应付任何突然事变。至于可能发生什么样的“突然事变”，他们没有说，大概是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战争已经蒙上了一层浓雾，不管怎样，摩洛哥看来已经脱离它的老路，甚至可能成为盟军指望打回欧洲的一个中间站。

几个月来，阿雅克斯干的大都是些日常业务，诸如收集伦敦和华盛顿所要的一些情报资料，以及美国在摩洛哥的特工人员戴维·金、斯塔福德·里德和肯尼思·彭达（这三个人的掩护身份是美国驻卡萨布兰卡总领事馆的副领事）认为会使他们在华盛顿的总部感兴趣的情报。但是，金在10月份曾告诉阿雅克斯注意一个宣布某个名为“罗伯特”的人即将抵达的特殊信号。金虽然并没有告诉阿雅克斯更多的事情，但是阿雅克斯的机敏使他本能地意识到这位“罗伯特”决

不只是一位怪僻的游客。

现在，在这个星期六的傍晚，阿雅克斯在下午六时开始工作了。他打开收音机，象往常一样，把波段调到英国广播公司的位置。刚开始，当那早已过了时间的信号又没有出现时，他感到心烦意乱。他俯视海港，天空中没有一颗星星，海港一片漆黑，他又遥望防波堤以外的大海，大海一片寂静，只有浪花不断发出低语。

在黑暗中，阿雅克斯可以依稀辨认出的东西，尽管处于沉睡的寂静状态，但仍给人一种不祥之感——傍依商港防波堤附近停泊着庞大但尚未完工的战列舰让·巴尔号，一组矗立在埃尔汉克海角的海岸防卫炮台，以及在港口另一端朝着费达拉方向的港口炮兵 100 毫米口径的火炮。这是阿雅克斯所能看到的最远之处了。在他身后，从那台银灰色的哈里克拉夫特牌收音机的扬声器中传出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收音机的音量已被调得很轻。这时，准 6 时 38 分，阿雅克斯听到了这几个字：“罗伯特来了！”

这并非阿雅克斯第一次收到发给他的朋友们、美国副领事的密码暗语。他虽秉性沉默寡言，但是扬声器中传来的暗号却突然使他兴奋起来。

“终于，”他说，“终于来了！”

他一跃而起，伸直身子，好象是要长过自己的高度，他的双肩抖动着，弯曲的手指紧张地抓着握成拳头的湿润的手掌。但他只是恍惚了片刻，接着又投入了工作。

阿雅克斯的伙伴“玛丽”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女郎，她皮肤黝黑，但长得很秀美。他叫玛丽去找斯塔福德·里德。里德是位于博爱广场的美国领事馆中三位秘密人物之一，他原是纽约的一名建筑师，后来当了特工人员，负责处理这种秘密通讯的密码工作。

当里德来到港口附近他们经常接头的那个车库时，阿雅克斯告诉他暗语已经发来了。打听这些暗语的含义并非阿雅克斯的份内之事，因此他稍微犹疑了一下，说道：

“请原谅，里德先生……”

“没关系，阿雅克斯，”这位美国人说道，“有什么事吗？”

“‘罗伯特’是谁？”

里德陷入了沉默，因为这个秘密只能让在摩洛哥的三个法国人知道，而阿雅克斯并不在其列。里德突然无法抑制当时的喜悦心情，于是他脱口而出：

“阿雅克斯，‘罗伯特’就是巴顿！”

然而，阿雅克斯却神色茫然。

“巴-托恩？”报务员问道，脸上流露出失望的神情，“里德先生，巴-托恩是谁呀？”

☆

当然，“巴-托恩”就是小乔治·史密斯·巴顿，是一位略具名气、并且日益引人注目的美国将军。他身材高大，态度严峻，作风紧张；他是一位耀武扬威的指挥坦克的奇才。美国一些小报把他称为“赤胆铁心的指挥官”。然而，里德的话并不完全准确，因为“罗伯特”并非单指巴顿一个人，而是同盟国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策划的一场果敢的大规模作战计划“火炬”的秘密代号，这次战役旨在法属北非建立一个立足点，从这里向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发动一场漫长的反攻。

参加“火炬”战役的部队中有巴顿少将指挥的西线特遣部队，此刻正由“美国派出的最强大的舰队”运载横渡大西洋，准备在法属摩洛哥的海岸强行登陆。这是一支由三万三千八百四十五名年青的美国人组成的精干部队，他们分乘二十九艘运输舰，在德国潜艇出没无常的水域里乘风破浪，迂回前进。就如巴顿所说的：“去进攻敌人。不论他们在哪里，就在那里把他们消灭。”

这一年的11月7日，是乔治·巴顿五十七岁生日的前四天，也是他在美国陆军中服役的第三十三个年头。这一天，他正以十四海里的时速驶向被他称之为同命运会师的地方。前一天，他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打算在卡萨布兰卡邮出。信中写道：“看起来，我的一

生就取决于这一关键时刻了。”

在他的个人日记中，他写道：“我无法正确地断定我究竟是一个能支配命运的人呢，还是一个幸运的傻瓜，但是我想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再过五天就会见分晓……就在一周之内，这话可能是废话，也可能是先知的预言。”

巴顿坚信“火炬”战役需要一个有福气的能够掌握命运的人。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大战役，与其说是一次军事行动，还不如说是一次大胆的冒险。巴顿坐在运送西线特遣部队舰队的旗舰——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上的小办公室里，心中烦躁不安，他觉得自己就象莎剧《约翰王》中的法国王太子一样。他不断地用莎士比亚的话来使自己安下神来：“罢了，今晚养精蓄锐，认真戒备；我将来要比白昼起身更早，为了明天顺利地进行战斗。”

巴顿的任务是简单明了而又机动灵活的。11月8日凌晨4时，他率领的部队要在摩洛哥长达二百四十英里的海岸上（一百年前这里曾是北非伊斯兰各国海盗们的庇护所）三个要害地点登陆——南面的萨菲，北面的利奥特港和中间的费达拉。他要尽快把这个保护国拿下来，尽可能做到不流血，如有必要，就用武力征服。

但是，这个计划又是模棱两可的，有很多不明确之处，是一场赌博。有人告诉巴顿，已同法国在摩洛哥的某些军官达成了一项秘密谅解，保证他的部队将受到欢迎，登陆不会受到抵抗。然而，巴顿对此仍有疑虑。甚至，在这横渡大西洋的最后一段旅途中（整个舰队在海上迂回航行了两个星期），他离目的地只有二十海里了，他心中仍不明确自己该如何来完成这项任务。

如果那些既不可思议又令人捉摸不透的凶狠的法国人一旦决定要抵抗，又怎么办呢？

巴顿的部队只有四个师，这是美国在战争初期所能调给他的全部部队，因为美国必须同时两洋作战。他手下的士兵过去都未曾经历过战斗，都是匆忙训练起来的。在最后一刻，为了补足这支部队的人员，还给一个师补充了四百名从未经过任何基本训练的士兵。

法国在摩洛哥有十万军队，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老兵，还有经验丰富的专业指挥员。在他们中间有由性格刚强的柏柏尔族人组成的本地士兵，他们一向是为了打仗而打仗，从来不提任何问题。不能指望秘密外交会使他们发生动摇。

在巴顿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美国前驻法属摩洛哥的领事，现任巴顿外交顾问的保罗·弗雷德里克·卡伯特（曾在安那波利斯海军学校受过训练）给巴顿带来一份美国国务院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应付他可能遇到的任何情况。如果巴顿要证明连国务院也不清楚在摩洛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这协定就是证据。这是一份在他抵达摩洛哥之后将同法国人签署的停战协定草案。但是这份协定却有三种不同内容的文本。

“协定甲”措辞很客气，其前提是受到友好的迎接。“协定乙”的语气较严厉，将在遇到象征性的抵抗时使用。“协定丙”的措辞强硬，其中含有“一旦发生全力以赴的战斗时向法国军队提出的”严厉的投降条件。

在整个旅途中，巴顿曾几次取来这几份协定草案，读之再三，仿佛是试图用某种超感觉的洞察力来推测他究竟需要哪种文本。然而，看了这些协定并没给他任何帮助。他曾在船上同卡伯特、海军情报官利奥·巴克曼中校以及他自己的情报处长珀西·布莱克上校多次开会，反复研究形势。但这些会议也都无济于事。

在一次讨论会之后，巴顿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说：“如果我们的情报机关对敌人的估计是正确的话，我们就要打一场硬仗。至于这场仗有多么艰巨，那要看法国人认真到什么程度。”

“据我看，从政治观点来讲，还是使他们的抵抗显得非常认真为好，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好向国内交帐，因为如果我们承认他们只是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那么我们就会使他们在法国本土被占领区的家属遭殃。”

“也许不必为此担心，因为他们总是要拚命打的。”

在横渡大西洋的途中，这种忧虑自始至终萦绕在巴顿的心头。

1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项任务的巨大责任就象一副千斤重担时刻落在我的肩上。”三天后，他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再过四十小时，我将投入战斗，在几乎没有什么情报的情况下，必须当机立断，作出最重大的决策。但是我相信，一个人的责任越重大，斗志就越旺盛，有上帝助我，我一定会作出正确的决策。”

在这个星期六的早些时候，当这支舰队已经在部署登陆时，巴顿给他在各运输舰上的士兵们发了一封信，第一次把他们的任务告诉他们。巴顿仅仅在信尾简单署名“G. S. 小巴顿”，没有注明他的军衔和职称。信的开头写道：

“士兵们，我们将会受到祝贺，因为我们被选为美国陆军中最适合参加美国这次壮举的部队。”

接着，他对士兵们表示充分信任，让他们分担自己心中所持的疑虑。“现在还不知道，”他对士兵们说，“由法国和摩洛哥军队组成的法国陆军是否会抗拒我们的登陆。很遗憾，我们必须设想与内心同情我们的英勇的法国人作战，但是，一切抵抗都必须消灭，不管是谁……”

“在这场战斗的伟大日子到来时，切记你们所受的训练，首要的是切记进攻时的速度和锐气是取得胜利的保障。你们必须成功，因为退却是怯懦的，也是致命的。美国人决不投降。”

这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顿在给他的部队下达的命令中唯一一次使用了“投降”这两个字。

傍晚七时，巴顿去用晚餐。他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心里那种由于任务含糊不清而引起的烦恼。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苍白的脸上笑容可掬。他对他的主人海军指挥官亨利·肯特·休伊特海军少将说：

“将军，你舰上的伙食真他妈的好极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饭菜，我恐怕在这次横渡途中已经长胖了。”



与此同时，阿道夫·希特勒正乘坐着他的防弹列车从东普鲁士